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一 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 集部

皇清文頴卷首一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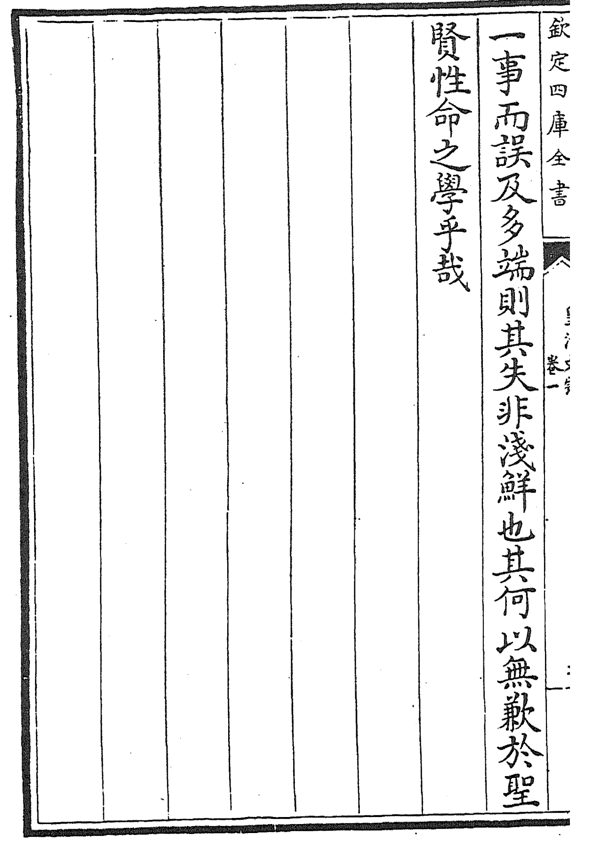
論

慎幾微論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天下之廣事物之衆其接於中而散見於外者至紛綸而莫可紀極然當其寂焉獨處萬慼不交自人窺之罔測端倪而心之隐

躍欲動者已灼然其不可遏此所謂幾也幾動而理與欲遂分是以古之聖賢於一念之發必審之於中曰此為理乎為欲乎理則擴充之欲則禁止之不待其滋長顯露而後為補救也以故理日長而欲日消昔大禹嘗以慎乃在位告舜而復推其旨於安止幾康舜之庸作歌也亦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夫不言事而言幾何哉葢事顯而幾微也微則幽而難辨危而難持苟非察之於早而謹之於終則天命之在人者必漓心之安於止

者必蕩軼而踰檢矣朕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惟恐隱微之地有一端未善故曰講求於先儒性命之學以務盡其誠意正心之功而猶恐未得其要也孜孜焉從事於惇頤之所謂思張載之所謂豫朱熹之所謂敬劼毖罔懈庶幾慎獨之方可企而全歟由斯以觀易與書之言幾猶大學之言獨中庸之言微顯也其道總不外於一慎而已矣然朕勉焉而未能自信也葢人心道心消長靡定勢不中立或縱於一時而貽於久遠或踈於



一事而誤及多端則其失非淺鮮也其何以無歉於聖賢性命之學乎哉

學校論

治天下者莫亟於正人心厚風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學校者教化所從出將以納民於軌物者也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自王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葢自家至於國莫不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學自幼至於長莫不皆學凡學有詩書禮樂以為之本

干戈羽籥以為之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焉觀之六德六行之教於是焉取之所以淑其耳目手足之舉措而養其心以復其性以為修己治人之大者可謂備至美是以當時之君子履信思順以事其上小人亦皆樂循禮而耻犯法佚揵不事而至治以興後世學校寖廣博士之途寖繁所以立教之方失先王之遺意士之遊其中者直以為利禄之階欲期道德之一詎不難哉且夫今之所謂教者誦讀焉而已爾而又弗實致其力

以防其放僻邪侈之心使氣之充而識之明以漸求復其性其何以為修己治人之道哉故曰教隆於上化成於下教不明於上而欲化成於下猶却行而求前也教化者為治之本學校者教化之原欲敦隆教化而興起學校者其道安在在務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實而不務其華以內行為先不汲汲於聲譽以經術為要不屑屑於文辭如是則於聖人化民成俗之道庶乎其有當也夫

慎刑論

聖人之治天下有禮有刑禮也者所以勸民之為善也刑也者所以禁民之為非也五倫以為準三物以為坊漸而摩之優游而自化之邪慝不作比户可封聖人之心豈不甚愜而勢有不能於是制為刑罰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懔然有所畏而不入於非彛是刑之設也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其輕者傷肌膚重者戕性命天下之慘痛至刑罰極矣聖人在上不能使天下無刑人而

政平訟理一民一物卒無顛連困苦之虞者則惟此慎刑之道得也夫生人之性有善而無不善陷溺既久匪僻迺生一旦麗於郵罰雖欲悔之固無及已故聖人之慎刑所以全民衷也雨露雷霆天之所以成歲功也而一歲之中雨露時行雷霆之用不數數見焉故聖人之慎刑所以順天道也在易之噬嗑其象為明罰勅法而即繼之以賁曰無敢折獄豐之象為折獄致刑而即繼之以旅曰明慎用刑噬嗑上離下震豐上震下離於義

為明為斷而賁與旅皆有艮體於義為止聖人之意以為用刑之道貴乎明斷相資而必本之於至慎聖人之心如此其昭然而可覩也然則慎刑者所以止刑也書曰刑期無刑其謂是歟朕嘗謂欲天下之治必使刑獄清簡者誠有見於此也葢惟刑慎則不濫善人無誤罹文網之懼刑慎則必當不善者無僥倖苟免之心天下雖大天下之民雖衆使為善必蒙福澤為不善必不可倖免則是非別白大道昭明會極歸極是訓是行而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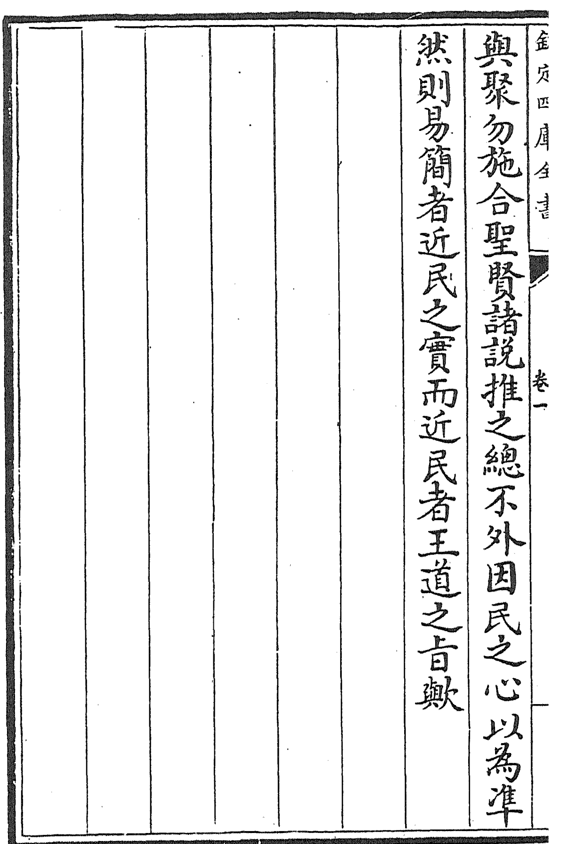
措不用矣

王道近民論

嘗讀史至魯伯禽報政之事而深歎古聖人致治無他道也惟在因民之心而已矣周公之言曰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旨矣哉非聖人何能語此夫民雖至愚且弱莫不各懷所欲順之則易與為治拂之則日趨於非此必至之勢也聖王知其然故因民之欲遂其生也予之以田里樹畜之資道之以農桑衣食之術公旬有限而勿奪其時補助頻行而常惜其力

然又念民心莫不好善而惡惡於是因其父子兄弟之愛發其孝友婣睦之良習之於黨塾申之於庠序俾愚者安其身於襏襫而婦饁夫耘晝茅宵索終歲勤動而不以為勞其秀者則釋耒耜而敦詩書被服儒雅日華於俎豆鐘鼓之閒而不覺或有不率者設為法制以整齊之立為刑辟以董戒之要皆示之以不得不然而非專恃此以為遷善去惡之具也唐虞之世敬敷五教而外服就流宅之刑大率有其名而不用者爾故臯陶

之稱帝德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又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夫民至不犯其治蔑以加矣而實感格於好生之主德斯豈非用簡與寛之效哉降自三代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咸遵斯道故一時幾於刑措其他英察者或流為束濕綜核者或入於煩苛法令滋章馴致衰亂此皆未明於易簡近民之道者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而大學之言絜矩本之以所好所惡孟子之原得民心亦歸之於



與聚勿施合聖賢諸說推之總不外因民之心以為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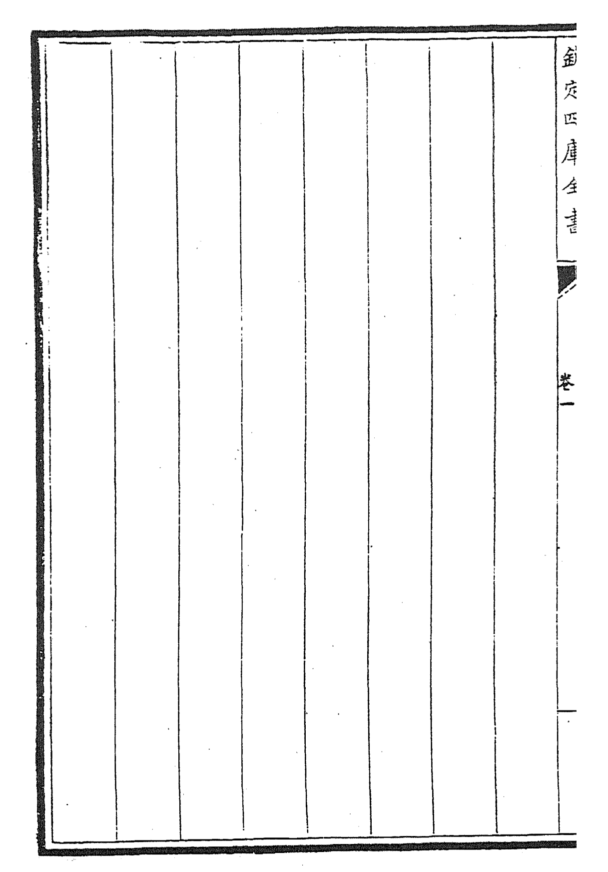
然則易簡者近民之實而近民者王道之旨歟

業廣惟勤論

葢聞天運於上則四時不忒而歲功成故自開闢以來陽變陰合屈伸往來無一息之或停而後氣化周流亭毒萬物高下散殊俾之各得其所行健故也代天工以理萬物者亦若是而已矣周官之戒卿士曰業廣惟勤即虞帝之廷賡歌交贊亦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書又曰弗謀胡獲弗為胡成聖賢之言固先後同揆也國家稽古建官雖職有繁簡秩有崇卑而設一官則必有一

官之事規條待其整理吏胥式其言動百姓視其董率要未有不以黽勉奮迅而成惰窳偷安而敗者也古之官箴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豈不在於能勤哉惟勤則能豫豫則臨事有寬裕之體而不困於煩劇惟勤則能審審則事機有坐照之明而不至於闇汶惟勤則志氣日新而可以振闒冗之習惟勤則心思日用而可以生智勇之才以之治事則官無廢事以之臨民則民無失職業之廣

也斷在乎是此固庶司百職所同然而况卿士為振綱挈領之人尤所當自勵者哉推而廣之凡士農工賈皆各有當勤之業士而不勤則學殖落而日即於荒陋矣農而不勤則耕穫失其時八口不能飽矣工賈而不勤則居肆之業荒懋遷之功弛無以牽車牛而致洗腆矣尚何以望其業之成哉朕嘗覽古人之言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又曰不寶尺璧而寶寸陰實惟勤之一言通貴賤上下而一之者也故因而論列之



廉靜論

嘗讀漢詔有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又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善哉廉靜之言立身行已之大端制事理物之要道凡為學者皆宜然也況人臣之策名委贄任職臨民者乎葢禮義廉耻管子所謂國之四維夫廉者四維之一而已矣然未有秉禮守義知耻而不廉者也自為吏者有貪私之實而後重廉潔之名故尤以廉為貴何則廉則

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則有所不為凡無禮無義無恥者皆所不為者也吏苟廉矣則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敗官以殘民民安而吏稱其職矣吏稱其職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為貴也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静惟廉故静未有不廉而能静者也既能廉而静矣則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舉凡利於民者行之必力病於民者除之亦必力事治而民安無非静也夫豈優游自私保利禄而不恤民事之

謂靜乎故凡博安靜之名不可謂之真能安靜猶之博廉平之名者不可謂之真能廉平者也昔人有言曰古之清勤為國修政令之清勤為身修名夫為國修政者忠於君為身修名者私於已臣之事君與君之待臣貴其忠於君乎貴其私於已乎故願天下為真廉吏斯能為真安靜之吏葢久矣壓於懐也因讀漢詔故遂論之如此

說

為學如鍊金說

伊尹之告太甲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儒釋之以為學未有得不可執一定之見德無常師泛觀而博取也學既有得不可無一貫之理協於克一反觀而約求也昔人有云聖人之取善如治人之鍊金或取於沙或取於水初無定在所謂德無常師也迨既鍊焉沙者忘其為沙水者忘其為水但見其為精

純之金所謂協於克一也其喻可謂至明切矣而猶惜其旨之未暢也葢金之在礦也其為沙礫者恒多其為金者恒少此猶繼善成性之後天事漸漓人心危而道心微也及夫金之在冶其質判矣然必汰其非金者而存其是金者此猶人之氣禀不能無殊善不善之數常雜揉而互勝而研辨之功則在乎去不善以存其善也至於就冶之後則所見無非金者然金猶有上下之品必淬之鑠之以務底於精然後為鏐為鐐者出焉此猶

衆善會歸之後吾以一心統其全於萬事萬物之理一以貫之是純粹之至一之極也昔揚雄之言因鑄金而得鑄人久矣金之說之通於道也然自非深於學者其孰能知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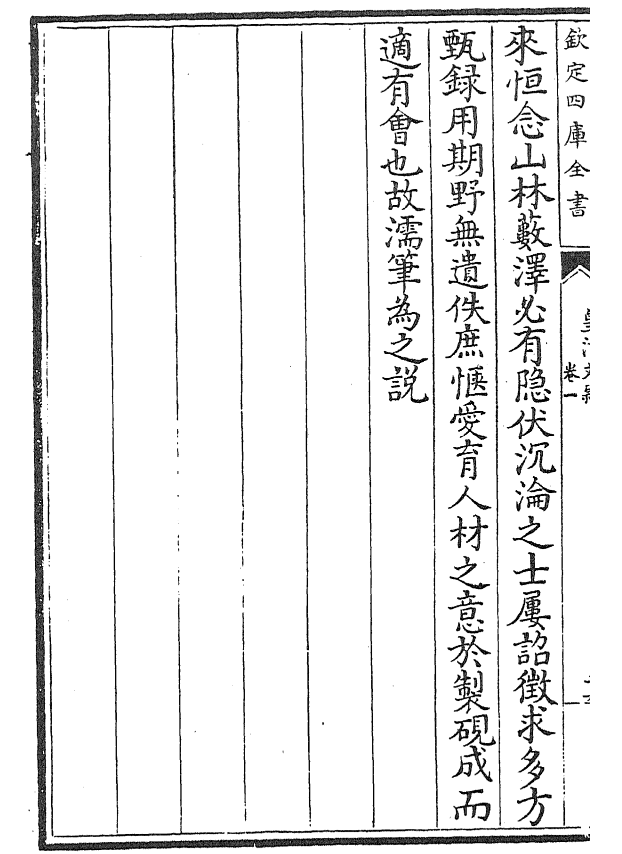
操舟說

器之利用而致遠者陸行莫如車水行莫如舟舟之為用也逸於車而險或過之若享其逸而不入於險則恃乎操舟者之有其道也當夫水石擊撞波濤怒飛迴飆如鷩驟合若離此非其巧之為乎至如浮滄溟駕虞淵歷艨艟如衽席泛浩瀚以洄沿此非其習之然乎若或凌萬頃之中流驚颶風之四集檣檝欹傾徒侶失色巧者不及施習者不及試斯時也惴惴然有胥溺之憂自

非備之以至豫而持之以至慎殆鮮克濟事焉蓋其所為巧與習者藝也而其所為豫且慎者道也易曰濡有衣袽終日戒詩曰紼纚維之言其豫也言其慎也朕南巡江淮閒見操舟者苟備之豫而持之慎矣雖大舟罔弗如其意之所欲為焉苟備之不豫而持之不慎舟雖小亦不能勝任而愉快也夫舟一器操舟一藝耳猶必有道持之以不至於敗況居天下之大器者哉揚子有言秉國者其如秉航乎航安則民安矣此物此志也

製硯說

盛京之東砥石山麓有石礌礌質堅而温色緑而瑩文理燦然握之則潤液欲滴有取作礪具者朕見之以為此良硯材也命工度其小大方圓悉準古式製硯若干方磨隃糜試之遠勝緑端即舊坑諸名産亦弗能出其右爰裝以錦匣臚之棐几俾日親文墨寔山磊石洵厚幸矣顧天地之生材甚夥未必盡見收於世若此石終埋沒於荒烟蔓草而不一遇豈不大可惜哉朕御極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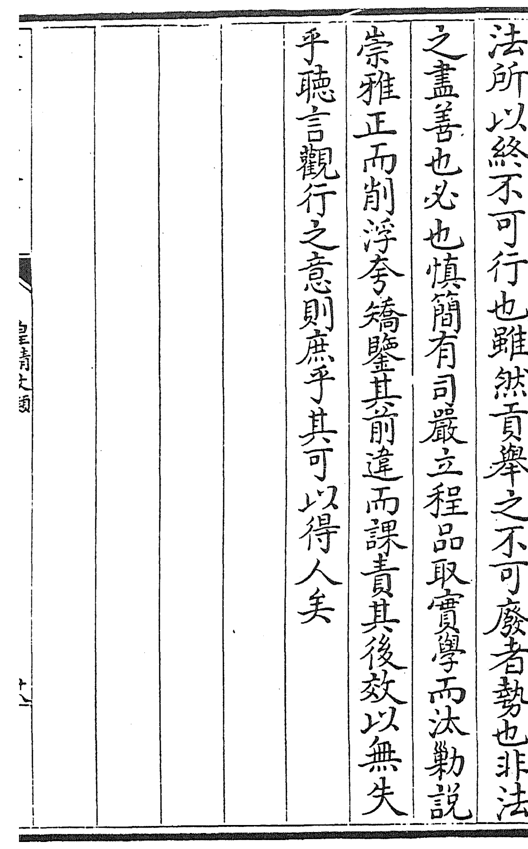
來恒念山林藪澤必有隱伏沉淪之士屢詔徵求多方甄録用期野無遺佚庶愜愛育人材之意於製硯成而適有會也故濡筆為之説

解

鄉舉里選解

取士之途古今異制得失之數可考而知也古者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德行居其一而藝居其一五禮六樂之文不先於知仁聖義孝友睦婣也春秋衰世齊桓霸主而國語所載正月之朝親問鄉長猶必以慈孝賢仁為選首此古人鄉舉里選之法惇本而崇實得人所以盛也自科舉之法行上之所以求士與士之

所以自見相率而趨於記誦之學文辭之末由是古制大變而得人之效㝠矣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天之生材豈以世為厚薄而後世之人材㝛不及古者法使之然也然欲盡廢貢舉而復鄉舉之舊又有所不可葢古之風俗純茂人心質樸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選舉一出於至公而無徇名失實之患後世文巧日勝澆競滋多徵貢者或由於勢利之交簡斥者或出於愛憎之口此九品中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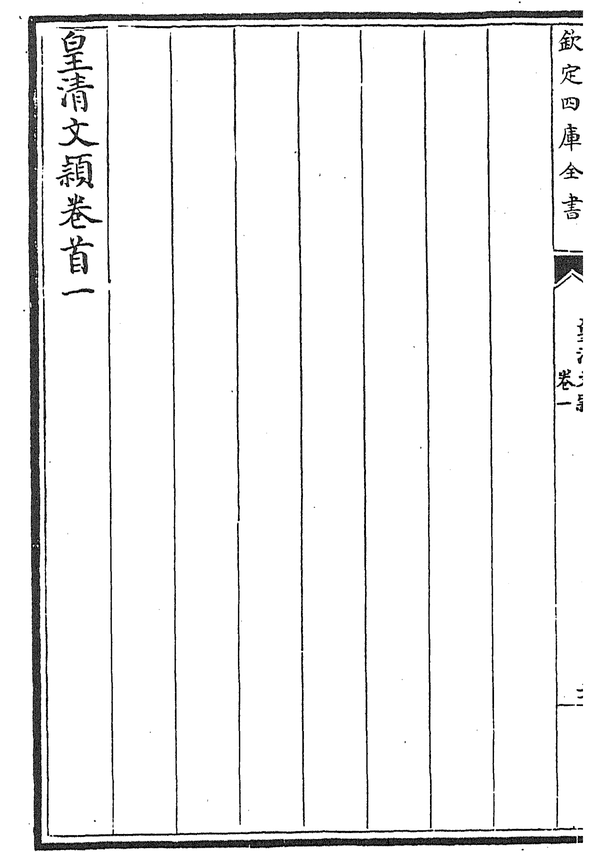
法所以終不可行也雖然貢舉之不可廢者勢也非法之盡善也必也慎簡有司嚴立程品取實學而汰勦說崇雅正而削浮夸矯鑒其前違而課責其後效以無失乎聽言觀行之意則庶乎其可以得人矣

四維解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又申言之曰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柳宗元著四維論以為彼所謂廉者不蔽惡也世之所謂廉者不苟得也彼所謂耻者不從枉也世之所謂耻者羞為非也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至於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不得與義抗而為維當

求其說而為之解曰論其統體人苟能以禮義自守未有不能以廉耻自防者則是廉耻即在禮義之中也而論其節目人若視廉耻為小節則已踰禮義之大閑是言禮義不得不並舉廉耻也今有人焉責人曰是無禮義者則其人之賢者不能不以動其心而不肖者亦或不以介其意矣動其心者則將勉而益進於善不以介其意者則將以為固然而安於不肖之為又或責人曰是無廉耻者則其人之强者必拂然怒於其色而弱者

亦必懼然懼於其中矣怒於色與懼於中者皆動其心而勉為善者之機也是何也廉耻之名視禮義之名為尤切無廉耻之名視無禮義之名為尤不可居也故言禮義而並言廉耻可以警動天下而興起其為善去惡之心是管子之意也



皇清文穎卷首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七十九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二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

序

日講四書解義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之書如日月之先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

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

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

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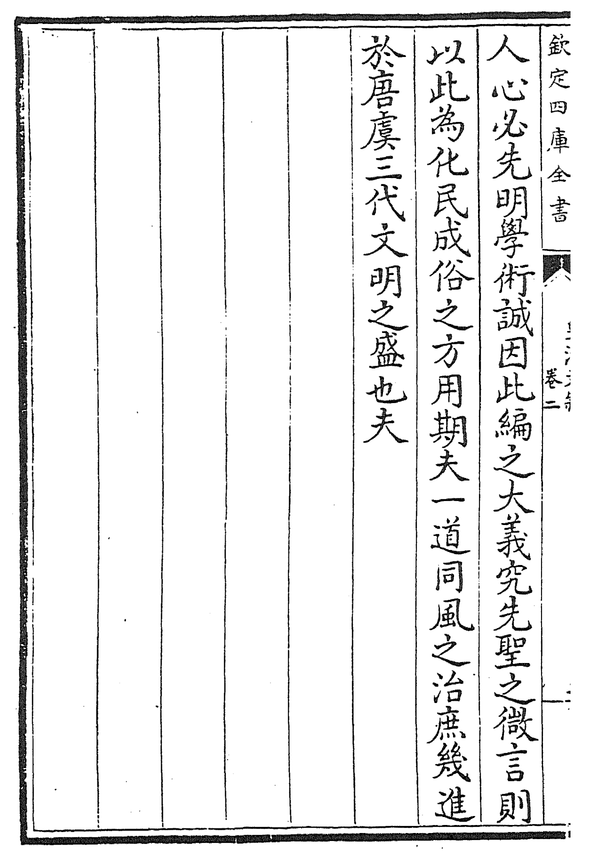
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

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國天

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

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

邪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
辭詒後世皆爲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
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
朕紹
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爲講義務使
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
輟茲已告竣思與海內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
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



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日講書經解義序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貴之具而已固將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州無一夫不獲其所也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樹屏以立其綱設官置吏以張其紀經天緯地以盡其才親親尊賢以弘其業黎民阻饑而為之教稼五品不遜而為之明倫為禮樂以導其中和為兵刑以息其爭訟事未然而預為之備患已至而亟為之驅葢治天下之法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其詳

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葢有心法以為治法之本焉所謂敬也誠也中也敬則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揺誠則孚信在中而偽巧不能間中則公正無偏而邪説不能移凡書中曰欽明曰寅恭曰祗懼曰迪畏皆敬之屬也曰允塞曰至誠曰一德曰惇信皆誠之屬也曰義制事禮制心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皆中之屬也性之者為堯舜禹湯身之者為湯武高宗困而學之者為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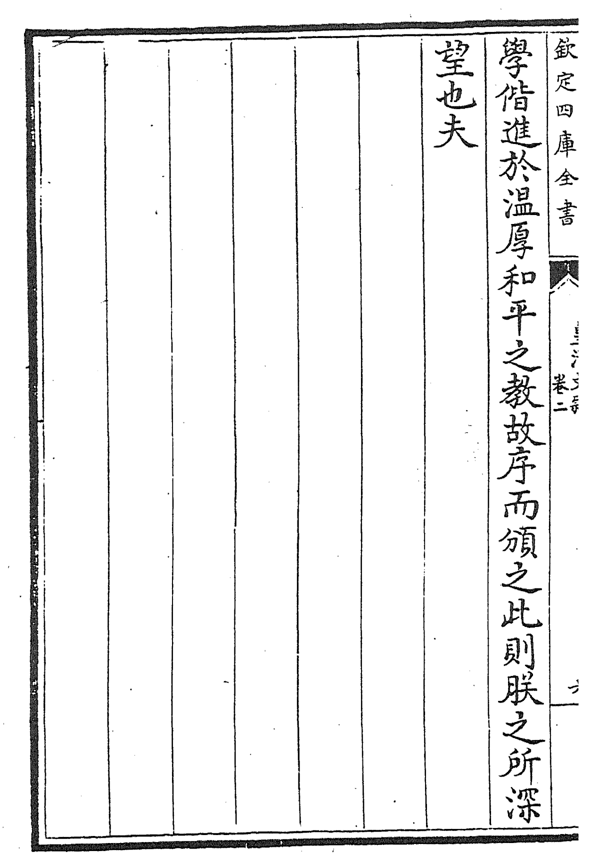
甲戌王悖而去之者為太康桀紂嗚呼心法之存亡治道之升降分焉天命之去留繫焉曷其奈何弗鑒朕萬幾餘暇讀四代之書惕若恐懼爰命儒臣取漢宋以來諸家之說薈萃折衷著為講義一十三卷逐日進講茲特加鋟梓頒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聖王志勤道遠然夙夜兢兢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以毋負上天立君之意夫豈敢一日忘哉是為序

日講詩經解義序

昔者虞廷命后夔為典樂之官以教胄子首詔之曰詩言志則詩之為教所從來遠矣蓋人性情之發不能無所寄託而詩則兼備六藝諷誦吟咏之間足以觀感而興起者莫善於此故曰温柔敦厚詩教也自夫子删定而後三百篇之旨粲然其採之里巷者則為風陳之朝廷者則為雅薦之郊廟者則為頌觀其美刺而善惡之鑒昭矣觀其正變而隆替之治判矣觀其升歌於廟朱

絃象管之所唱歎而祖功宗德之具在矣千載而下猶得見江漢之遺風豳岐之故俗關雎麟趾之化騶虞七月之篋天保鹿鳴堂陛賡颺之盛清廟閟宫歌雍舞勺之章皆賴此三百篇之存安可不沉酣優渥於其間哉朕嘗思古人立訓之意既有政教典禮紀綱法度以維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間鼓舞於隱微之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知優游順適而自得則必賴乎詩如天之生萬物也日以晅之雨以潤之露以濡之雷霆以肅之

而又必宣暢八風以疏通而條達之然後萬類咸遂其生養而無促迫矯强之獘故教至於詩而微矣治至於詩而極盛矣朕志慕隆古淳穆之理崇獎詩教爰命儒臣輯成詩經講義日進於坐隅朝夕觀覽凡立說一準於考亭而旁蒐義蘊兼及註疏博綜名物亦參爾雅又思夫子平日雅言之教稱引誦說惟詩最多如大學中庸孝經篇末必引詩以詠歎之亦以見古人之斯須不離乎此也朕亦欲四海臣民謹思貞度以揚風扢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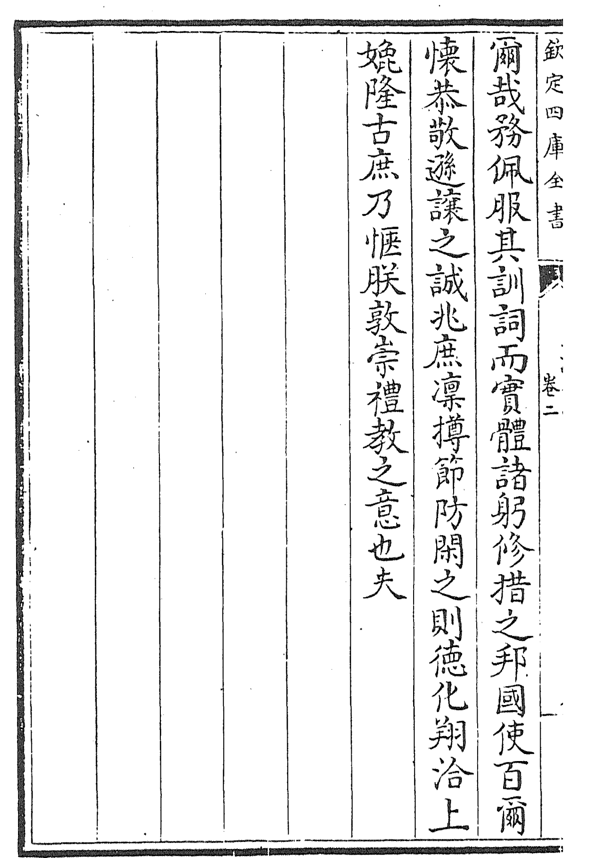
學偕進於温厚和平之教故序而頌之此則朕之所深望也夫

日講禮記解義序

朕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誠以禮者範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類紛綸莫可紀極聖人起而整齊之法於天則於地順於人達於時協於鬼神斟酌損益以定其品節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惡勞之心而予以從善棄惡之道蒸蒸焉日蹈履於中正而不敢越葢非有以强之也率乎其理之所安而

已其綱有三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昏喪祭朝聘射
宴之規小者在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循之則君臣
上下賴以序夫婦內外賴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賴
以順而成反是則尊卑易位等殺無章家未有能齊而
國未有能治者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
而王道成矣嘗遐觀三代禹湯文武惇敘彝典以倡導
天下而其時之諸侯秉禮以守其國大夫士遵禮以保
其家下至工賈庶人畏法循紀以世其業嗚呼何風之

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歸仁原於復禮故法宫之
中曰陳禮經講習紬繹益不敢斯須去也慨自嬴秦焚
燒典籍禮乃滅亡漢興崇尚儒學禮經始顯傳之者十
三家而戴德戴聖爲尤著聖所傳四十九篇即所謂禮
記者是已迨程子朱子出表章學庸遂開千古道學之
統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儒亦皆傳述聖門格言
有切身心要旨朕孰之復之靡間寒暑積有講義裒成
全部并以序言用以無忘斯勤烝豈徒效儒生佔畢云



爾哉務佩服其訓詞而實體諸躬修措之邦國使百爾懷恭敬遜讓之誠兆庶凛撙節防閑之則德化翔洽上媲隆古庶乃愜朕敦崇禮教之意也夫

孝經衍義序

朕緬維自昔聖王以孝治天下之義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極書言奉先思孝詩言孝思維則明乎為天之經地之緯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教人則樂而易從以之化民成俗則德施溥而不匱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為天下先其事始於寢門視膳之節而推之於配帝饗親覲光揚烈誠萬民而光四海皆斯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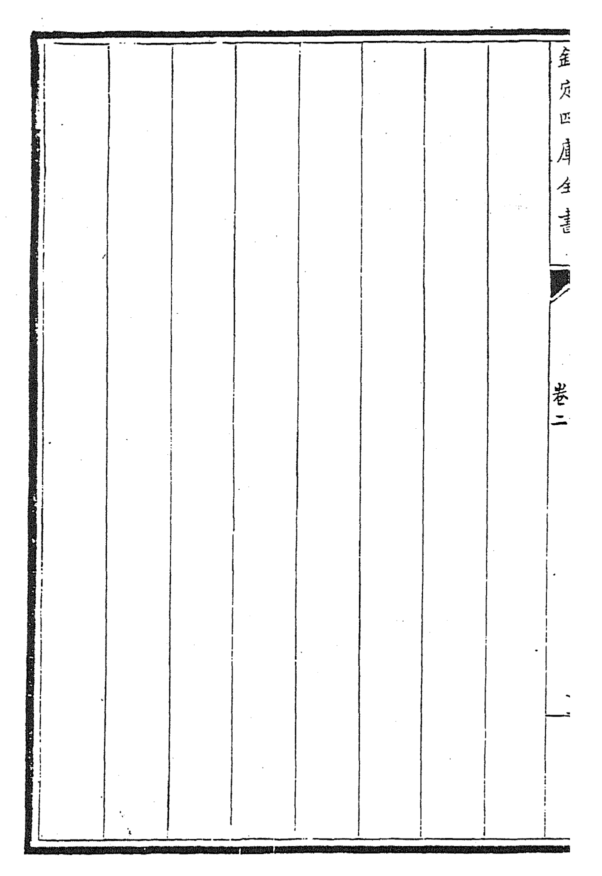
孔子敎孝之言散見於冊籍而統會於孝經曾子以純孝親承斯訓其辭約其指遠條貫終始綜括羣論言孝之義於斯為備自顔芝之藏本出於漢初考註箋釋代有其人如孔安國鄭康成皇侃邢昺輩無慮百餘家大約皆訓詁章句辨論古今文同異而求其推擴義藴達之於萬事萬物而皆莫出其範圍者則尚未之備也

世祖章皇帝弘敷孝治懋昭人紀特命纂修孝經衍義未及成書朕纘承

先志詔儒臣蒐討編輯倣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體例
徵引經史諸書以旁通其說竊以仲尼稱至德要道以
順天下又曰教之所由生而後詳列天子諸侯卿大夫
士庶人之五孝此則一經之大旨亦猶大學之言明德
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是故衍至德之義則仁義
禮智信之說備矣衍要道之義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
朋友之倫備矣衍教所由生之義則禮樂刑政之屬備
矣衍五孝而皆以愛敬為本明貴賤之所同也由天子

之敬親推之則郊丘宗廟典禮之義備矣由天子之愛親推之則仁民育物撫綏愛養之義備矣無非敬也無非愛也即無非孝也遞而至於諸侯之不驕不溢卿大夫之法服法言法行士庶人之忠順事上謹身節用何一非愛敬之義推而極之通於神明貫乎天地夫寧有涯際乎哉書成凡一百卷鏤板頒行並製敘言冠於簡端庶幾嘉與海內共遵斯路家修子弟之職人奉親長之訓恊氣旁流休風四達以成一代敦厚鴻龎之治斯則朕繼述

先烈尊經崇本之志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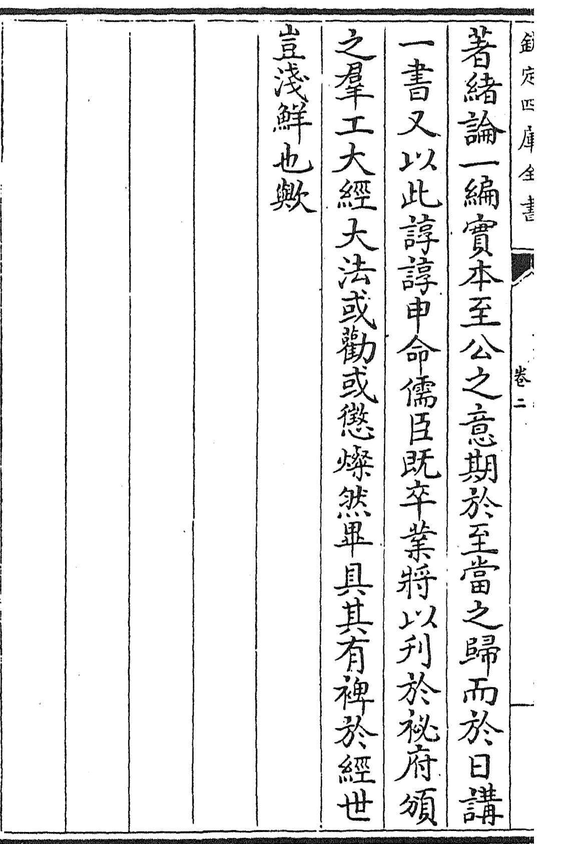


日講通鑑解義序

史之有傳其體有二紀事編辭發凡起例而襃貶之意寓於言外俟觀者深思而自得此左氏之傳也涑水之資治通鑑宗之據事以斷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奪之不可假如折獄然此公穀之傳也崇安之春秋傳宗之二者缺其一則史學不備朱子作通鑑綱目綱倣春秋目倣丘明羅十七代紀載之文治以二百四十年襃貶之法論者謂接統春秋不虛也朕勤求治道涵泳六經

之餘樂觀前代興衰得失之蹟故通鑑一書披覽未嘗去手顧其間論斷者人各置喙間亦有當於作者之意而未能折衷於中而斷於一乃命儒臣倣胡安國之體法春秋之義譔次為文依日進講寒暑無間積歲月而成編朕惟東周以前無史而有史蓋古史之精意已大備於尚書故春秋紀十二公之事猶然二帝三王之心法也威烈以下無春秋而有春秋蓋綱目之作上接夫麟經故雖班范諸史之文實魯史筆削之遺意也而世

道之升降政治之隆汙於是乎在夫危微治忽之介判於毫芒而相懸遂至於遼絕當時或未及見而後之觀者瞭然此不可不審其幾而深究其所以然也是以論古人之行事既貴其所見之至明尤貴其居心之至公葢善論古者如水然人毋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水無成形於中故妍媸畢見於外無成形者何公而已矣水之無成形猶人之無成心也無成心者何公而已矣夫公者三代大道之行而萬世法戒之權衡也朕讀史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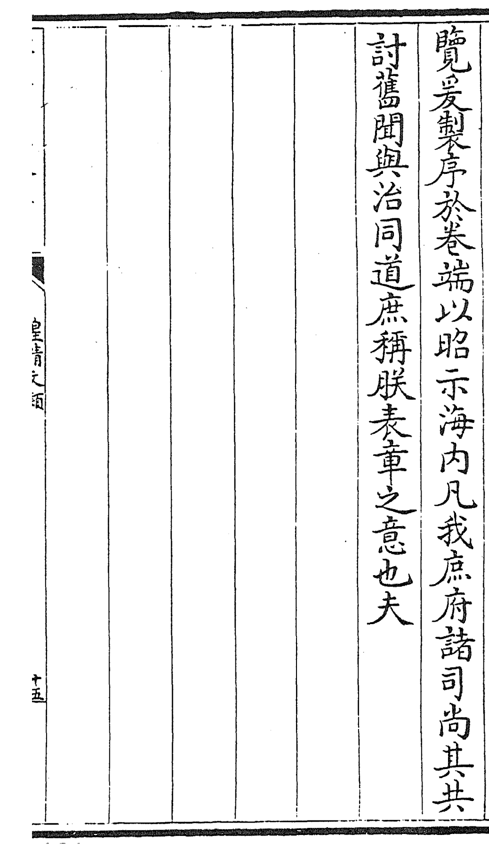


著緒論一編實本至公之意期於至當之歸而於日講一書又以此諄諄申命儒臣既卒業將以刋於祕府頒之羣工大經大法或勸或懲燦然畢具其有裨於經世豈淺鮮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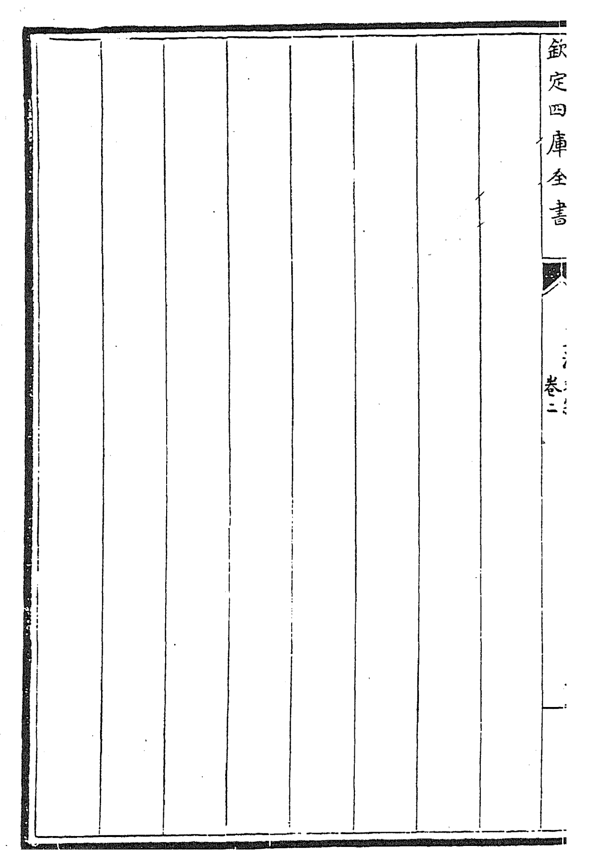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序

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詳於經治天下之事莫備於史人主總攬萬幾考證得失則經以明道史以徵事二者相為表裏而後郅隆可期經史而外編纂之書不啻百家其溯委窮源足資化理而部分類别便於覽觀者莫善於宋儒馬端臨所輯文獻通考一書以古為鑒則取諸文以人為鑒則取諸獻一展卷間而上下千餘年貢賦之贏絀人才之進退規制之沿革禮樂之廢興輿圖之

險易災祥之感召是非隆替瞭如指掌可以為考鏡之林稽古之助矣間嘗披覽史冊漢唐以降代有詛辟以彼更絃易轍鮮不各有張弛然而法立弊滋罕臻盡善豈非博綜往事曲協時宜之為難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師古者師其意不師其跡今歷代之已事具在自唐虞以迄宋季中間因時適變義例棼如詳考事理之源流參以諸儒之論說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率循舊章斟酌損益端於是書有藉焉流傳歲久版籍殘



缺特命禮臣重加補訂俾成完書朕聽政之餘時勤乙
覽爰製序於卷端以昭示海內凡我庶府諸司尚其共
討舊聞與治同道庶稱朕表章之意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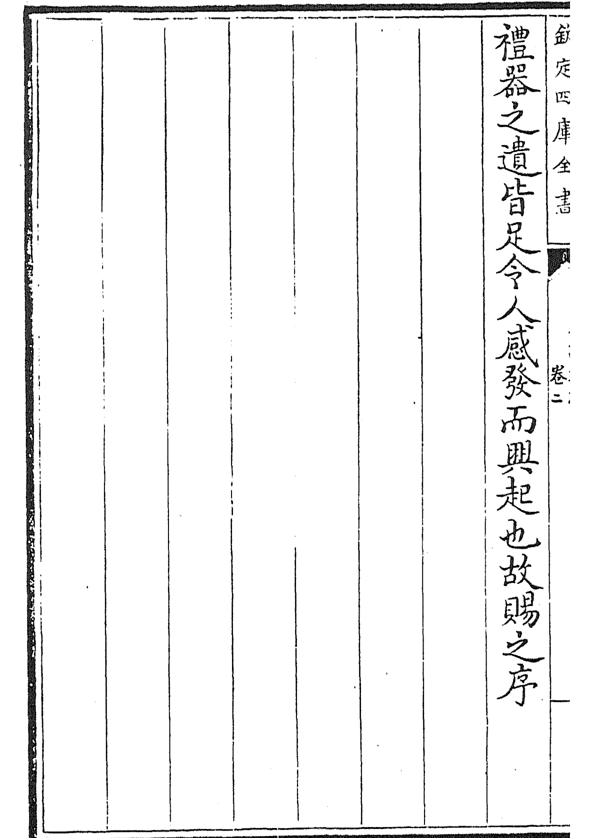


幸魯盛典序

朕惟自古帝王聲教翔洽風俗茂美莫不由於崇儒重
道典學右文用能發詩書之潤澤宣道德之閫奥推厥
淵源皆本洙泗以故追崇之典歷代相仍或躬詣闕里
修謁奠之儀潔志肅容盡誠備物其間禮數隨世損益
至於希風服教百代式型異世同揆莫之或二猗歟盛
矣朕臨御以來垂三十載溯危微之統緒念生安之聖
哲恒慮涼薄未克祇承用是夙夜單心孜孜不倦惟我

至聖先師孔子配天地參陰陽模範百王師表萬禩朕
每研搜至道涵泳六經覺憲章祖述删定贊修之功日
星揭而江河流私心嚮往竊有願學之志焉乃者東巡
踰泰岱涉泗沂遂詣闕里親行釋奠得瞻廟貌仰聖容
以為德盛功隆欽崇宜極凡厥典禮有加前代又親製
文辭手書以勒之貞石務用導揚至教風示來兹夫緬
懷曩哲繼躅前賢猶思覩其物采接其居處況先師遺
風餘烈久而彌新重以朕之寤寐羹墻僾乎如見及過

杏壇相圃之間山川儼然檜楷如故髣髴金石絲誦之聲聞於千載而上流連往復不能自已也衍聖公孔毓圻上疏陳謝且以禮儀隆重非直一家榮遇請修幸魯盛典一書朕既可其奏久之書成復請敘言以冠其端朕萬幾餘晷敦勉弗遑實欲默契先師尊聞行知於以阜物誠民風同道一庶幾躋世運於唐虞登治術於三古是書也豈徒使天下後世知朕於先師欽慕無已如此且愈以見聖人之道覆幬羣倫苞毓萬象即凡車服



禮器之遺皆足令人感發而興起也故賜之序

南巡詩序

朕念切民依咨詢幽隱於二十八年春再舉南巡爰自
畿甸東臨齊魯沿沂江淮達於吳越曩者甲子之歲輿
衛所經瞻顧閭閻觀省謡俗憫懐澤國軫恤羣黎未嘗
一日忘於朕心已嘗形諸篇詠載前集中今玆重歷郡
邑見民物漸殷生業就理遠勝曩時中心慰悦又不禁
吟咏及之途中停警撤蹕欲以洞悉輿情數千里間百
姓歡躍載路星攢雲集瞻依愛戴發於至誠朕自維化

理何以克洽民情益用是欲然也迺於廵歷所至沛膏澤飭官方戒民俗修典禮經武備覽河防施諸事矣又發諸言或御帳殿或撫船窓吟咏所及性情在焉古人云詩言志凡朕篇章所寓時以民生風化惓惓為念即間於眺覽之際抒寫景物指顧河山要其寄託則自有在也因裒而集之為南廵詩一卷云

耕織圖序

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為天嘗讀

豳風無逸諸篇其言稼穡蠶桑纖悉具備昔人以此被

之管絃列於典誥有天下國家者洵不可不留連三復

於其際也西漢詔令最為近古其言曰農事傷則饑之

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又曰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

長欲臻斯理者舍本務其曷以哉朕每巡省風謡樂觀

農事於南北土疆之性黍稌播種之宜節候早晚之殊

蝗蝻捕治之法素受諮詢知此甚晰聽政時恒與諸臣工言之於豐澤園之側治田數畦環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桔槔之聲盈耳歲收嘉禾數十鍾隴畔樹桑傍列蠶舍浴繭繅絲恍然如茆簷蔀屋因搆知稼軒秋雲亭以臨觀之古人有言衣帛當思織女之寒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惓惓於此至深且切也爰繪耕織圖各二十三幅朕於每幅製詩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書之於圖自始事迄終事農人胼手胝足之勞蠶女繭絲機杼之

瘁咸備極其情狀復命鏤板流傳用以示子孫臣庶俾知粒食維艱授衣匪易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庶於斯圖有所感發焉且欲令寰宇之內皆敦崇本業勤以謀之儉以積之衣食豐饒以共躋於安和富壽之域斯則

朕嘉惠元元之至意也夫

御選唐詩序

古者六藝之事皆所以涵養性情而為道德之助也而從容諷詠感人最深者莫近於詩故虞廷典樂依永和聲帝親命焉成周時六義領在樂官而為教學之先務自三百篇降及漢魏六朝體製遞增至唐而大備故言詩者以唐為法其時選本如河嶽英靈中興間氣御覽才調諸集其所收擇各有意指而觀者每有不徧不該之歎朕萬幾餘暇留意篇什廣搜博採已刻全唐詩集

而自暴昔披覽嘗取其尤者彚為一編古風近體各以類相從計三十二卷葢詩索貴於詳備而用以吟咏性情則當挹其精華而漱其芳潤每當臨朝聽政巡行獮狩之餘展卷留連未嘗不悠然而有得也因命儒臣依次編注朕親加考訂一字一句必溯其源流條分縷析其有徵引訛誤及脱漏者隨諭改定逾歲告成因付開雕以示後學孔子曰温柔敦厚詩教也是編所取雖風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為宗其憂思感憤倩麗纖巧

之作雖工不錄使覽者得宣志達情以範於和平葢亦
用古人以正聲感人之義記有之君子在車則聞鑾和
之音行則鳴珮玉是以匪辟之心無自而入也審此而
朕之寄意於詩與刋布是編之指俱可得而見矣是為
序

記

泉林記

朕被服至道誦法孔子於詩書簡冊之中羹牆載見如聞其言論而接其聲容者匪伊朝夕矣嘗以不得一登闕里之堂觀其車服禮器山川風物慨然至聖之音徽每低徊於中而不能自已廼者在廷之臣咸謂古者天子巡省方岳觀察民俗朕俞其請因念岱宗在望于邁魯郊夙昔所懷今茲可慰歲之冬月輿衛北還抵於泗

水東境距其縣治五十里陪尾山之陽衆泉出焉石竇
崯岈清流瀉滈下合沂泗遠波悠然相傳為子在川上
處云旁有古寺廠名泉林陂陁幽曠樹木茂密雖古今
異時陵谷不改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意者當必杖屨
所經周覽原泉默契道體喟然發水哉之歎者其即斯
地耶於是停驂弭節瞻眺久之恍乎如有所得殆移晷
而後去也夫天地無終窮流水之出於天地者亦無終
窮聖人之道川流敦化萬古不息與天地流水同其無

終窮焉其何能已於予懐耶孔子之繋易其言天也曰

行健言地也曰無疆孟子之言水也曰盈科而後進君

子之於聖人之道也溯源窮流學水至海亦若是焉而

已矣朕既幸宮牆親覿至止非遥而又喜泉源勝地聖

蹟所存而得游歷其處也遂為之記

暢春園記

都城西直門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萬泉莊平地湧泉奔流瀡瀡滙於丹陵沜沜之大以百頃沃野平疇澄波遠岫綺合繡錯葢神皐之勝區也朕臨御以來日夕萬幾罔自暇逸久積辛劬漸以滋疾偶緣暇時於茲游憩酌泉水而甘顧而賞焉清風徐引煩痾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偉因茲形勝構為別墅當時韋曲之壯麗歴歴可考圮廢之餘遺址周環十里雖歲

遠零落故蹟堪尋瞰飛樓之欝律循水檻之逶迤古樹
茑藤往往而在爰詔内司少加規度依高為阜即卑成
池相體勢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計庸畀直不役一夫
宫館苑籞足為寧神怡性之所永惟儉德捐泰去雕視
昔亭臺丘壑林木泉石之勝絜其廣袤十僅存夫六七
惟彌望漣漪水勢加勝耳當夫重巒極浦朝烟夕霏芳
萼發於四序珍禽喧於百族禾稼豐稔滿野鋪芬寓景
無方會心斯遠其或穡稌未實暘雨非時臨陌以閔胼

胝閑軒而察溝澮占離畢則殷然望詠雲漢則悄然憂宛若禹甸周原在我户牖也每以春秋佳日天宇澄鮮之時或盛夏鬱蒸炎景爍金之候機務少暇則祗奉頤養游息於兹足以迓清和而滌煩暑寄遠矚而康慈顔扶輿後先承歡愛日有天倫之樂焉其軒塏以聽政事曲房邃宇以貯簡編茅屋塗茨略無藻飾於焉架以橋梁濟以舟楫間以籬落周以綠垣如是焉而已矣既成而以暢春為名非必其特宜於春日也夫三

統之迭建以子為天之春丑為地之春寅為人之春而易文言稱乾元統天則四德皆元四時皆春也先王體之以對時育物使圓頂方趾之衆各得其所跂行喙息之屬咸若其生先天之下熙熙焉皥皥焉八風罔或弗宣六氣罔或弗達此其所以為暢春者也若乃秦有阿房漢有上林唐有繡嶺宋有艮嶽金釭璧帶之飾包山跨谷之廣朕固不能為亦意所弗取朕匪敢希蹤古人媲美曩軌安土階之陋惜露臺之費亦惟是順時宣滯

承顏致養期萬類之乂和思大化之周浹一民一物念

茲在茲朕之心豈有已哉於是為之記而系以詩詩曰

昔在夏姒克儉卑宮亦越姬文勿亟庶攻若稽古訓是

欽是崇箴銘户牖夙夜朕躬榱宇之興因基前代巖宿

丹霞檐棲翠靄營之度之以治蕪廢有沸泉源汪濊斯

在駕言西郊聊駐綵斿甘彼挹酌工築斯謀瑩澈明鏡

縈帶芳流川上徘徊以泳以游因山成峻就谷斯卑洛

彼將作毋曰改為松軒茅殿實惟予宜亦有樸斲予尚

念茲撰辰經始不日落成豈曰游豫燕喜是營展事
慈闈那居高明遐矚俯瞰聊用娱情粤有圖史藏之延
閣惟此大廡會彼朱襮欝欝溝塍依然耕鑿無假人工
渺瀰雲壑有鷁其舟有虹其梁可帆可涉於焉倘徉文
武之道一弛一張退省庶政其罔弗臧嘗聞君德莫大
於仁體元出治於時為春願言物阜還使俗醇暢春之
義以告臣隣

碑文

至聖先師孔子廟碑

朕惟道原於天弘之者聖自庖犧氏觀圖畫象闡乾坤之秘堯舜理析危微厥中允執禹親受其傳湯與文武周公遞承其統靡不奉若天道建極綏猷負乎尚矣孔子生周之季章布以老非若伏羲堯舜之聖焉而帝禹湯文武之聖焉而王周公之聖焉而相也歸然以師道作則與及門賢喆紹明絕業教思所及陶成萬世伏羲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惟孔子繼續而光大之矣間嘗誦習詩書之所删述大易之所演繫春秋之所筆削禮樂之所修明本末一貫根柢萬有殆與覆載合其德日月並其明四時寒暑協其序焉故曰仲尼之道一天道也朕敬法至聖景仰宫牆嚮往之誠弗釋寤寐歲甲子十有一月時邁東魯躬詣曲阜展修祀事復謁聖墓循撫松栝儀型在望僾乎至德之親人也朕忝作君啓牖下民深惟夫子師道所建百王治理備焉舍是而圖

郅隆昌所依據哉因勒文於石彰朕尊崇聖教以承天治民之意系以辭曰

遐哉三五維辟之式於皇尼山師道允植天畀木鐸覺彼羣生百行以正六籍以明賢邁唐虞聖則河洛綏和動衆文博禮約性天峻極倫敎孔彰學昌洙泗統歸素王炎漢崇儒少牢用饗厥後賢君高山是仰予懷至聖莅彼東方音徽云邈道德彌光欝欝塋林峩峩祠殿企慕安窮羨牆如見泰岱匪高東海匪深敬揚懿軌終古

式欽

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

惟

天盡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

踐阼迄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皥以克副維皇

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迺厄魯

特噶爾丹阻險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復狡焉

肆其兇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蕩寇所以

息民攘外所以安内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

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而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三出絶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狂授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乂謐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迺蠲釋告災潔祀禋望為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來兹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兹武

略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攷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愷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循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旨為相符合

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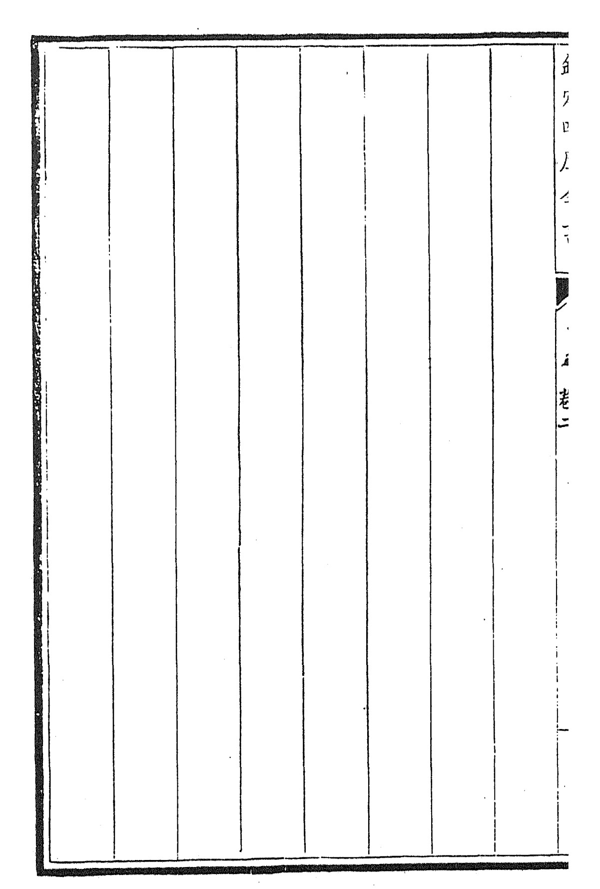
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逾兹三紀嘗見羮墻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帝謂四海無外盡隷侯尉維彼兇醜瀆亂典常既梗聲教遂窺我疆譬之於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彼游魂險遠是怙震

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筮其依屬車萬乘建以
龍旂祝融駿鸞風伯戒塗宜暘而暘利我樵蘇大野水
涸川瀆効靈泉忽自涌其甘如醴設為犄角一出其西
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絕域無人獸羣自掩五日窮追彼
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弩翦其黨孽俘彼卒徒衆烏
晝號單馬宵遁恐久駐師重為民困慎固戍守還轅於
京自夏徂冬雨雪其零載馳載驅我行至再蠢兹窮寇
昏惑不悔我編我氓以休以助爰寧其居爰復其賦藩

落老稚斯恬斯嬉歲晏來歸春與之期春風飄翩揚我旂旓我今于邁如涉我郊言秣我馬狼居胥山登高以眺閱彼彈丸天降兇罰孤雛就羈三駕三捷封狼輿尸既腊梟獍既獮豺貙大漠西北觧甲棄殳振旅凱入澤霈郊卜明禋肆赦用迓景福昔我往矣在泮飲酒陳師鞠旅誓屆羣醜今我來思在泮獻功有赫頌聲文軌來同採芹採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亦鐫石鼓師在安民出非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斯旨緬維虞廷誕敷文徳聖

如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乃綏億萬斯年視此

銘詞



東嶽廟碑文

京師朝陽門外向有東嶽廟自元明迄今歷有年所康熙三十七年居民不戒而燬於火其明年朕發廣善庫金鳩工庀材命和碩裕親王董其事不勞一民不興一役經始於三十九年三月訖工於四十一年六月不三歲而落成殿閣廊廡視舊加飭焉夫五嶽為名山之長而泰山尤羣嶽之宗於時為春於德為仁而其神之靈又能膚寸成雲霖雨天下故諸嶽止祀於其方而泰山

之祠徧宇内崇德報功所從來久矣朕即位以來殫心治理訪求民隐閱視河工屢經魯地皆命專官致祭凡以為蒼生祈福祉也兹朝陽既都城之巽位而東嶽廟又適在其地則因其方位之宜以隆望秩之典亦禮之可以義起者然則斯廟之成也神既得所憑依而民亦遂其瞻仰自兹以往風雨以節寒暑以時俾海宇得休養生息以共樂於豐穰之世庶於朕四十餘年惠愛黎元之意其稍有慰乎爰書重建之歲月以昭示來兹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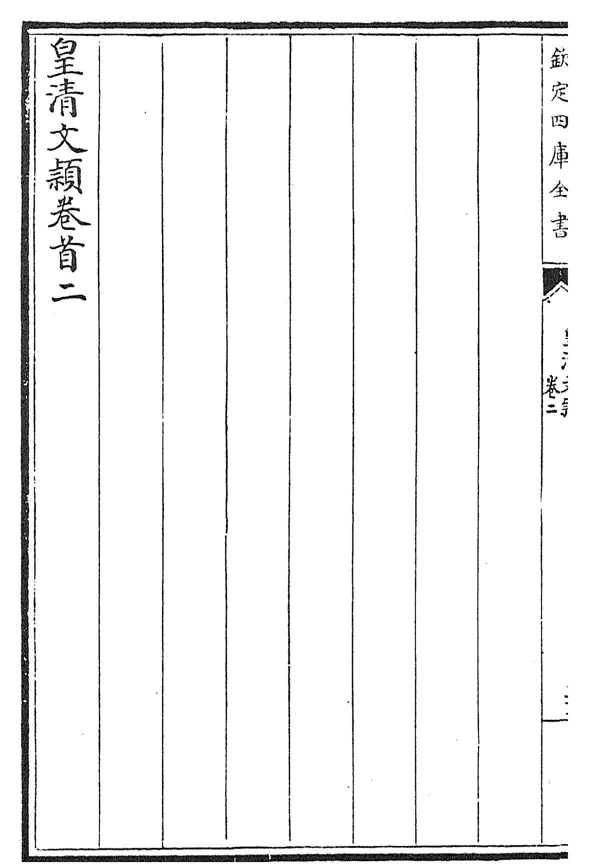
爾

彙宗寺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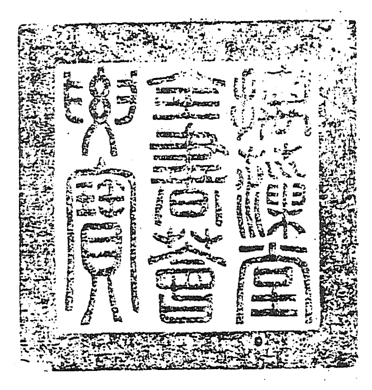
我國家承天順人統一寰宇溥海內外悉賓悉臣自
太祖
太宗握樞秉軸駕馭風雲蒙古諸部相繼効順曁於朕
躬克受厥成前所未格罔不思服惟喀爾喀分部最多
而又强盛朕綏德輯威薰陶漸革二十餘載七家之衆
既震且豫咸來受吏乃除其頑梗扶其良弱錫之封爵
畀以土疆朕親北廵以鎮撫之於康熈庚午之秋大宴

賚於多倫諾羅四十八家名王君長世官貴族靡不畢集拜觴起舞稽首踴躍葢至是而要荒混同中外一家矣酺賜既畢合詞請曰斯地川原平衍水泉清溢去天閑芻牧之場甚近而諸部在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至此亦適相中而今日之筵賞敷錫合萬國以事一人又從古所無也願建寺以彰盛典朕為之立廟一區令各部落居一僧以住持朕或間歲一廵諸部長於此會同述職焉至於今又二十餘年矣殿宇廊廡鐘鼓臺

閣日就新整而居民鱗比屋廬望接儼然一大都會也
先是寺未有額茲特允寺僧之請賜名曰彙宗葢四十
八家家各一僧佛法無二統之一宗而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諸蒙古恪守侯度奔走來同猶江漢朝宗於海其
亦有宗之義也夫是為之記以垂永久云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穎卷首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　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　臣陳　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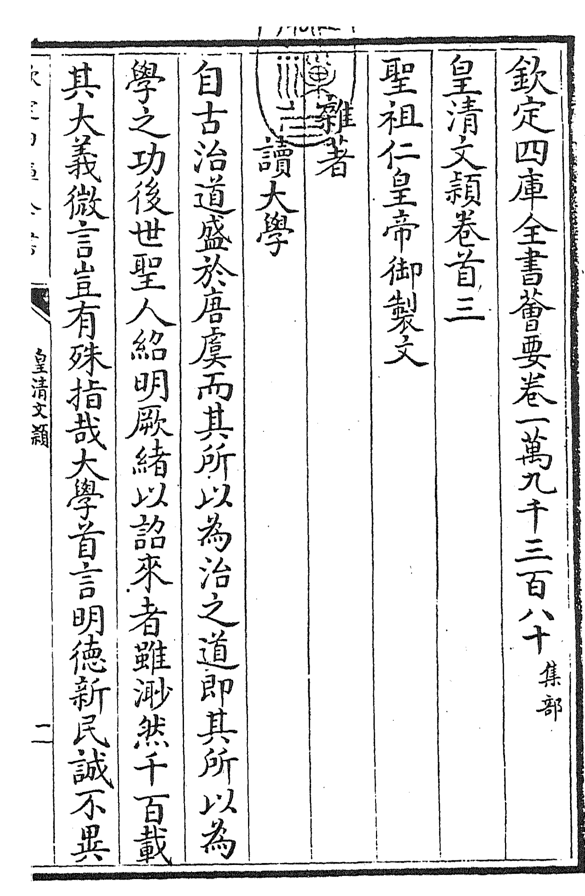
皇清文穎卷首

三

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八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

雜著

讀大學

自古治道盛於唐虞而其所以為治之道即其所以為學之功後世聖人紹明厥緒以詔來者雖渺然千百載其大義微言豈有殊指哉大學首言明德新民誠不異

於堯典所言固可因以推論其符合之故而溯其所由致力之端矣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學之言明德新民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所謂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歟其言克明俊德者統言之也猶大學言明明德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分言之也而堯典闕然未明其義葢嘗以是而求之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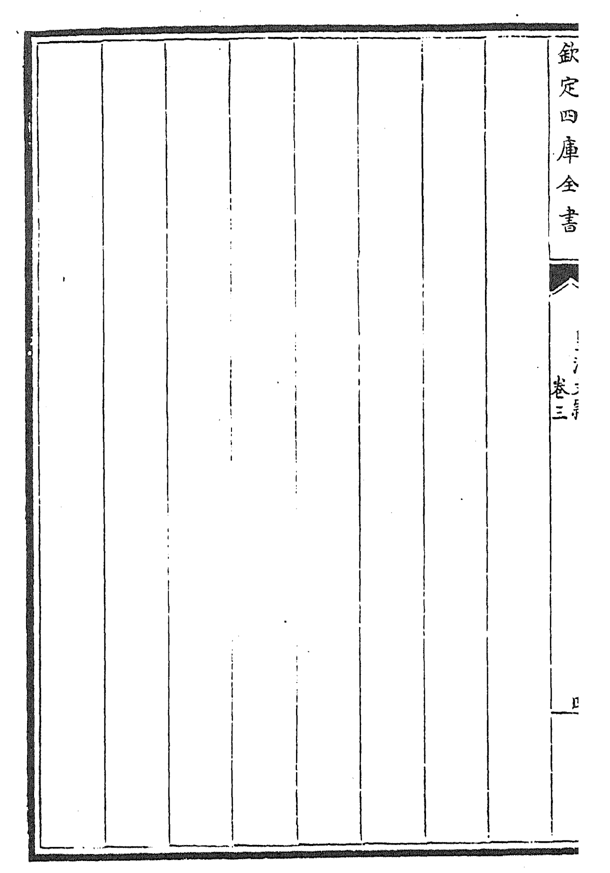
所以致力之端不外是矣夫曰惟危曰惟微則辨之不可不早辨所貴致其知矣曰惟精則格物之謂也知之既極其明則守之貴極其誠曰惟一則誠意之謂也以至正心脩身皆主於一而允執厥中之義以全繼此而家齊國治天下平胥於此受裁成焉孰謂十六字之心傳不可以括大學之全書歟朕於帝王脩已治人之道雖日加自勵而未之有得念大學所由致力之端而合之尭典以明其義云

讀周禮書後

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疑者曰周衰諸侯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孟子時尤殘缺莫考故曰其詳不可得而聞夫孟子當秦未燔書之前已不見周禮漢世焉得而有之且其大者莫如建官封建井田諸事然東西都為地甚狹何得王畿道里四方各距千里宮府内外官制何得比夏商遂益萬倍五等封地何所并徙而能斥大九州溝洫井田鄉遂公邑何以利害同

而法制異其為後儒偽造之書而非周公之舊也其信
者曰周禮寓兵農則以井田定惟正則以什一敎萬民
則以鄉遂養士秀則以學校治天下則以封建其要有
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式之序其次有祭祀朝覲
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條無不詳備周密雖其間細瑣
職事或出後人附會然大體要所在非聖人創建不能
也朕謂二說皆儒者讀書考究之言未可偏廢若夫帝
王法古致治總在師其意而不泥其迹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夫損益者因時制宜之謂程顥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朱熹曰周禮是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可用處聖人須别有權變之道誠哉斯言夫泥其說而用之王莽王安石遂致流毒天下若師其忠厚之意以措諸紀綱法制之中則何遂不可比隆成周朕故以孔子及程朱之言為讀周禮法



七詢

體元主人膺期運撫寰海紀星次者垂七十年臨雲陛
者周六十載常以薰風應律梅雨戒塗駐蹕興州之域
棲神無暑之區追疇昔感居諸意怫欝乎其不舒也自
沖歲承基弱齡親政敬天明威察民視聽夙寤晨興慮
嘶前聖更歷多艱無忘執競有若三藩叛命尾大必芟
氛連海嶠烽起西南選熊虎鉏豺豻驅以雷掃以電神
弧彎而天狼落枉矢飛而妖鳥散覿六幕之塵清費八

年之廟奠黄淮并溢決岸潰茭波漂百室道阻千艘翠
華頻省鞬鞻周遭然後息桃花之怒浪平竹箭之驚濤
人歸廬井帆接亭皋安知候之寒暑而躬之焦勞也西
戎跳踉窺我藩籬張皇王師陵厲禁旅再歲三征雲屯
飈舉越瀚海度磧鹵忘渴饑均甘苦夫乃戢冒頓服侯
𤗱紫鸞徐入朱鷺凱還雖守成而述事等締造之艱難
也至於户口繁滋裨瀛表裏地震天災習聞前史豈有
遐遺痌瘝在已晝膳弗甘宵眠屢起恩不踰晷澤必下

行祥羊靡歎鴻鴈輟鳴民咸安其居而後釋然於中情也躬不遑息心不自逸於兹五紀常如一日内則畏天閔人勤身恤物外則沐雨櫛風衝霜犯雪擾靈府損精和禜衛結轖神氣消磨年芳冉冉星髮皤皤勞稍涉而輒倦步方跬而慮蹉思每短於再審事旋忘於既過來日不可期去日已苦多矣乾惕以時行恐菁華之莫繼彼曦輪之既中昃東隅之初麗將息意而燕游凛鴻業之攸繫誠一貫之功虧寧始勤而終替疲形竭智永思

長吟歷年久而慮愈遠閲事多而憂彌深冀家給而人足財未阜於虞琴語風移與俗易化未致夫儀禽慕視履之元吉知上佑之難諶其何以寛無窮之煩念發垂老之歡心於是左右侍臣文武有位二氏緇黄九流方伎奔走輦下負曝獻暄願言舒志錫福元元主人乃博采不遺從容顧問俾無忌諱各攄厥藴
近侍之臣進曰竊聞帝王之為樂也祕苑閒宫遊宴有所班輸是營千門萬户閣道往來樓迷去住亭名臨月

臺稱黏雨黃金作屋玳瑁為梁文榱繡栱漆瓦雕墻閒以沉檀飾以璚瑫曉日照而後庭流影微風起而數里聞香則有夏宮妺喜殷室有蘇異扇搖其丹鵲嬖人獻於赤烏龍漦褒艷驪戎晉姝脩明辭越夷光貢吴戚姬偏寵邢尹並都協律女弟謳者子夫帳中妝若月之蛤枕前分不夜之珠機絶巧工鍼神善製蟬飛薄鬢星熒高髻思香競媚點膏逾麗羊車戀竹葉之扉馬射簇芙蓉之騎舍利穆婢小憐馮家蓮上王兒桂邉麗華長蛾

賜果憨女司花太真之鮮葩解語宵孃之新月乍斜莫不秀發穠姿橫生逸態顧影有雙當時無對別有班姑倢伃左妹脩儀蘭英獻賦上官評詩采蘋樂府花蕊宮詞咸摛華以待詔或稱美於古辭爾其熊毛席綠象牙簟白時窺綺牕遥映紅壁鈿綴金蟲剗裁琥珀袍飛瓊以流翠裙纖綃而染碧時則蘭茗纔露梧樹未霜紛瑤臺之窈窕度鈿砌以徜徉喜方隅之晏清感節序之迴換貴人生之行樂及良時而酣醼爰有龍膏始釀馮乳

初來翠濤百榼紫霞千杯麒刖麐髓猩脣豹胎雲鶬澤鵠淵鱗江鰓錯窮四海珍貢九垓薦收動桂勾芒調梅於是衆伎俱陳八音齊舉笙鳴鳳翼箏移鴈柱酆琅折柳之笛朋肯催花之鼓箄篥則挑皮含商琵琶則檀槽促羽雜沓繁會激揚清謳新翻水調唱徹涼州韻細而脣朱徵桑聲淒而眉黛暗愁隨紅牙之緩緩協赤玉之悠悠彩雲仙隊素霓舞列長裹吸華輕裾廻雪斂潛搖以遂步珮徐鏘而應節翩鸞影以遥瞻希龍顔之豫悦

及乎銀釭既爛銅漏猶遲惜餘歡之晼晚顧彩筆之蔵雞援簡尚宮歌以繫之歌曰拂巾接槃曲既揚妖姬素面華月光上為衾幬衛風霜下為履綦願同行日車永永駐扶桑千秋萬歲樂未央若此乎徽新聲選麗色蕩樂娛心不知所極令主人乃欽欽翼翼勤而不息富有萬國而寸陰是惜泊然無以為歡臞然類於山澤盡釋萬務擷衆芳暫取以為消憂之術怡神之方乎主人曰昔嘗覽乎洙水故墟驪山荒殿姑蘇之臺瓊花之觀金

粉埃塵喟焉長歎厲階召祸敗德累名宜鑑傾城之轍

毋掐伐性之兵年之少也不留聰明今垂七十矣寧復

溺志於色聲

文學之臣進曰清明在躬聲色不邇惟聖右文請陳皇

始龍馬示象庖犧作圖繫辭賛翼三古同符郘演希夷

程刋輔嗣朱集厥成推本占筮事濟民用理洩天秘百

篇巂爈及漢稍傳濟南則屬讀詰屈闕里則科斗蹤蜷

照乘猶遺連城斯得執簡皆聖人之徒嘉言實王者之

式齊韓暨魯各以詩名毛受子夏鄭繼其聲序由衛宏
疏緣劉焯自西晉以孤行至南宋而啓鑰春秋五家鄒
夾無聞公穀口說左據舊文洛閩未遑張胡齊轡莫參
筆削之功誰炳衮鉞之義郁郁周禮制自元公書成定
昺官補考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河間之逸者已多小
戴之存者未半至若史家之體祖於典謨編年紀事左
氏遺模遷承談基固纂彪業振古流芳將來取法范刪
衆籍陳紀三方漢之仲季何其煒煌晉書天文淳風妙

解沈約詞人宋志博采伯起撰魏子顯著齊自茲厥後僅而有稽梁陳齊周志皆無述隋書效宋五朝咸悉索頭島夷交相詆誣延壽後出南北部區唐書新脩歐宋分庀視劉之舊晁得統紀五季自鄶無而弗理卓哉廬陵庶追腐史司馬通鑑甲子是編搜積卷於秘閣陳烱戒於講筵猗綱目之大義揭羲娥以高懸均左右史之舊職續書春秋之薪傳若乃南薰作歌晨露流詠池上答白雲之謠沛鄉起大風之興憂民魚而瓠子功成喜

天馬而流沙道复帝京十首雄氣無儔東堂三傑層藻
偏優太和之古調清峻大中之曲宴唱酬莫不包含黼
黻敲戞琳璆溯敎幾之命意同卷阿以來游至於穗啟
神農鸞徵少昊禹碑甚奇湯㽞為寶周穆紀日漢章名
草宋文規模於子敬齊高吐納夫僧虔孝建之翰墨馳
譽永明之筆力象賢梁帝觀鍾繇之意陳王品嗣真之
篇逮夫貞觀妙入羲域瞻屏風而歎草書登御床而取
飛白睿宗則五雲紛飄明皇則八分英特是皆鴻騫鶱鶱

舞虎卧龍跳寄閒情於緗素絢殊采於珠韜今主人躬
上聖勤下學體太極超先覺折中四府等量百王乙夜
未嘗停於覽酉山無所秘其藏叐申石渠之論載廣虎
觀之議考代業之隆汙較簡冊之同異固理熟而神融
非玩物而喪志也聖又多能道兼衆藝體工六文詞髙
五際逢風景之清暢矚川岫之澄幽拂宣毫之圓健試
剡藤之剛柔月露吟而意逺烟雲落而勢遒韻金聲而
玉振象日字與奎鉤豈不興酣情逸俾彌性而優游乎

主入曰經觀大義毋為華葉史貴徵信匪誇涉獵入聖
之階梯具在臨人之鑑戒斯憑允平生之所好慮毫
之弗勝未免披吟亦事楮墨不爭文士之長寧詡書家
之則聊抒寫於一時何余情之可釋
介冑之臣進曰文以飾治武乃申威雕蟲之技壯夫不
為請論我國家軍容之赫赫戰功之巍巍也風后握奇
力牧為將蛇鳥連營貔貅列仗及執星廬戈環玉帳扛
鼎誇雄翹關示壯甲冑則飾貝齒綴朱緅精皆浴鐵麗

悉縲金百疊之蛇鱗護臂重鐶之鮫鎧當心劍戟則蘭
葉凝霜連花舞雪龍訝津騰鯢驚水截雍狐之鍔千攢
湛盧之鋒萬列弩矢則燕山之角朔漠之蓬削夏箭規
唐弓鯨牙耀日鶉尾迎風羽横空而蝟黒鏑捲地而塵
紅若乃驥産烏孫駒來赤水坰滿丹髦谷量緑耳六印
聯珠三花散綺駕兹白於輈轅豢乘黄如鹿麃貢道通
戎政理芻牧攸宜蕃庶莫紀爰分錦埒並鞚金羈珊瑚
之鞭霞舉玫瑰之轡星馳左御周輿右陳殷輅樊纓則

五色紛垂闟戟則重牙畢駐於時塞樹初丹沙茅盡白
形雲籠帳殿之高素月吐邊墻之隙八校清塗九斿照
陌旆獵獵而穿林馬蕭蕭而度磧萬騎遙布兩翼斜張
火明迴野角轉遥岡陣合而潮聲乍捲圍圓而虹影何
長車邊獒猛絛畔鷹蒼脛隨草偃爪挾風颺毛飄飄其
漸下足趯趯而全僵於是武士奏能叅徒雄發或拉豹
以推斑或豢貙而磔骨哂狼顧之尾疐喜熊掙而掌滑
飲鏃而蒼鹿羣呼投罟而銀麐早蹶至若芳洲日霽春

渚冰消狩南畿之廣㵣按五花於輕橈舟聮䳒鶄之形
浪蹙翼箕之勢弋必待飛繳無及細習水戰之神機授
澤虞之節制家秘珠玉之鈐士擁戈矛之銳既令一而
力齊亦思深而忠勵且我皇朝拓宇紘極來同羅地天
之上下包日月之西東絶漠在藩籬之内荒服盡庭廡
之中蠢茲孽醜恃其遐逖蛙謂井寛螳張臂力我軍乃
經無阜歷不毛水名寒暑山號鏖鏊癉烟晝㝬訌火夜
燒然而勇思敵愾義奮同袍度危輕於飛鳥攀險捷於

懸猱歡聲動油幕和氣逐星旄刀刺而甘泉湧旂展而毒氛消驚從天而忽下紛穴地以潛逃俯瑶池之浩蕩陟普陀之岩荛渡金沙而拔幟定三危以鳴鐃是則域絶梯航名遺圖史昔阻殊方今為同軌六師告捷萬方送喜功高涿野化娩虞階𡰥征不逮殷武莫儕寧不足以鳴億代之愷樂繹一人之憂懷乎主人曰天有雷霆功同風雨聖作弧矢道濟干羽安不忘危訓兹貔虎率由周禮歲有蒐苗摶犀兕以作氣冒風雪以習勞羽林

兮親率琱弓兮手操垂老兮不懈匪樂此兮遊遨感唐宗之殪豕猶技癢而自豪何雄心之欲逞而英武之難韜八荒在闥七德有征不得已而後用計萬全而謀成雖屢聞於露布長戚然其靡寧固不恃太平而弛備亦非矜遠略而佳兵

釋氏之流進曰佛道崇虛不以威力常生歡喜之心必在清淨之域粤自日升法界雲散梵天古來證聖今刼當賢善慧夙願羅衛因緣夢占白象胎置金蓮徒衆則

降生百億光明則遍燭大千發念四門凝神十地脫屣王城披緇林際安步而青雀環飛跏趺而火龍戢勢當明星之出時應執月而度世其為道也戒行為本禪那為趨精進何勇忍辱如愚惟一真之自在忘色相之有無懸靈臺之澄鏡出濁水之明珠誕先登於慧岸乃永超乎迷途離欲塵而皓潔變苦海為懽愉其為教也大拯羣生普濟萬有三乘可陟六度是牖雷鼓揚聲霜鐘虛受灑甘露以息心聞妙音而稽首意樹生夫善果情

田疇其害莠照暗室以芳玆擢汚池之瑞藕禪主化之
淳和躋黎元於老壽爾其騰輝周室皎像漢庭蘇由識
兆傳毅通靈天竺寫範石室緘經法顯於邁遍覺遐征
訪鷄足之故跡啟鹿苑之舊扃竹簡志其周歷松枝感
其專誠則貝文自茲盛出金字於焉流行矣又有伊存
初授迦羅始輯趙地宗澄泰都禮什宣譯大藏淵思秘
笈跋陁棲蹤於少林難提摹影於洛邑此則法雨之東
被而禪風之西入也然乃律論雖著心印未承達摩遠

屆爰示真乘珈棃轉付機契斯憑北宗神秀南派慧能花開五葉燄發千燈是皆黙悟妙圓深通聖諦受如來之法眼嗣大士之苗裔夫其超九刼而授記繼六佛而仰瞻現白毫之功德顯紫色之莊嚴天上天下其尊無對世出世間此道為貴是以帝釋皈衣人王崇事元魏則一萬三千所江左亦四百八十寺莫不塔規雀離宇肖鷲峰花林霱霱蘭若叢叢須彌巍峩兠率淨宫盤承圑露鐸和高風六牙殊壯九級神功升堂則月容霄表

躡梯則人語天中亦有翦綵刻檀雕銀鏤玉香刹之金翠二丈幡幢之珍寶百斛龍鱗敷席鳳毛隐褥薦瓊膏而乳融焚瑤髓而烟馥現路衢之慶雲耀坊市之華燭洵佛事其煥儼轉法輪於大覺熙萬年之鴻祚頌五位之弟禄令主人無量壽相種大福因脩成億劫弘濟兆民隨喜法喜能仁當仁邁應聲之前迹猗感運而降神顧闇真如之教永綏極樂之身主人曰釋氏之道湛然虛淨脫離六根明心見性無惡無善豈達性命似此狂

參又安能敬順動靜以循環匪偏枯於寂定包理數其紛羅何談空而作聖雖了徹乎三生亦奚裨於國政既塵芥夫山河寧存心於萬姓捨身同泰迎骨鳳翔垂鑒前史曷云其臧敬而遠之聖言孔彰

道家之流進曰釋閒覺路老合儒宗直窺元奥大啟仙蹤原夫有物混成窅窅窈窈先天地生字之曰道陰陽互根坎離相抱本氣祖於太虛藴谷神之至寶絳宫爣烺玉房透迤木公金母姹女嬰兒龍虎森列昴畢交馳

神資澡雪妙合希夷維導引法為養生主樞動不蠹水流曷腐揺天柱擊天鼓熊經鴟息猿攀鳥舞戲五禽而榮昌袪三蟲而輕舉六齋清淨十戒精嚴元關自扃尺宅長緘澄空鏡皎活水波恬戕身之斧罔觸爽口之味奚沾心欲蒜真鼻先視白息由意調氣緣思積抱一分探珠守中分拱璧存想而槖籥開内照而津梁闢爾乃納新吐故吞景含光絪緼太始呼吸元陽丹田欝欝烝海泱泱紫霧騰於上谷黄芽茁於中央迺有華池旁流

璇露寶液瀿洄瓊漿布濩六府潛疏百骸畢注汲醴井而難枯灌靈根而永固若乃九三列昴六一和沙烟浮金竈乳吐瑶葩刀圭散雪鉛汞蒸霞充糧而煑白石擲米而成丹砂别有冰園之瓜玉文之棗瀹朮同調茹芝共擣籛鏗啜挂以緜齡務光哺薤而壽考偓佺食松而飛行南岳采苓而助姣王興換骨於菖蒲鳳綱咀華於丹草餌八石而方瞳服一丸而紫腦所以至人稟二氣運三真按七候具五因保戊已守庚申朝噏欝儀夕采

結璘內則九還逰航性外則寸庀回春煉形為氣化氣成
神烈熇莫灼弱水難淪金玉其色日月為身緑毛不槁
頳頰長新則有赤松雨師崆峒親訪作歌黄竹授書河
上笙吹緱嶺東挹浮丘賔令乗龍而上下琴高控鯉以
遨遊時而矯舉層霄遥征瀛海眺員嶠之崚嶒憩方壺
之爽塏九色之鴻蹁躚三素之雲靉靆霓旌葳蕤以排
烟螭衣陸離而絢彩芝童導舞桂女擎觴雉羹著臏麟
脯盤香鶴奏延年之曲鸞吟益壽之章揮三千之琅簡

騁十二之文凰懸圃之景光自愛蕊宫之娱樂徧長令主人體乾元握太乙凝剛健之精造冲虛之室簡幾務之焦勞導皇躬以寧謐元始道合澹穆無為養一心之和暢致八極於雍熙固性命之真樂仁壽之良基不得謂太上道妙與聖治而兩岐也主人曰道法自然為天地根老氏之學能養其真流而成獘刑名放蕩長生久視語益惝怳况神仙之杳渺氣歷劫而難聚縱白日兮飛昇與世道乎奚補慨秦漢之往事求方藥而何愚用

清淨而獲效寧化美於皇初養身壽人儒者有道保合
太和何取黃老
醫術之臣進曰衆家紛綸各有所宜導和釋結常守惟
醫雖方技之小道誠親切而神奇自古炎農始宣藥品
形色必區性味攸審亦越軒轅繼作內經運氣惟叙部
候聿明岐彭扁俞振揚輔導君臣佐使之相須神聖工
巧之畢到勤諸玉版典在靈蘭遭嬴禁而無恙媲羲易
而永傳爾乃鸑鷟鳴岐姬公制禮職領天官務寧王體

調和食飲滋息本根精神欲其内守政事先乎理身左
氏作傳載秦和之診視馬遷述史序倉公之證治備演
鴻術兼參奇事嗣是長沙賢守垂金匱之要句漏仙令
集玉函之妙華陽别録太白千金遞相授學不輟披尋
猶復從壺中之幽叟捜肘後之秘藏門帶杏林而霏雪
宅留橘井而浮香三世之名著十全之實彰以臣愚管
仰揣聖躬非有陰陽勝負侵其外喜怒嗜慾伐其中特
以懷萬古之永圖鍾四表之遥情憂慮太遠則費神智

計過周則耗精黙識成性偶難憶於忽遺通微必睿時
不屬於思維得上藥以為助自壯盛而不衰西土浮陽
作甘美草式和羣品首資國老瑶光散彩人葠具形恒
騰紫氣亦聞呼聲形絲上布皓苓下生松腴不朽伏菟
通靈苗名小草本為遠志醒心是賴出處非異尭韭天
降昌陽引年百陰感氣九節蟠根隰産惟芐地髓凝黄
從下會意沉者尤良令應金莖族辨苦薏齡延妙用露
裛佳色藷蕷脩脆月盤煮糜生則膩滑乾收乃宜龍眼

繁實粲若驪珠蜜脾無滓益智有餘斯皆可以開心安
神塡精輔志久服輕身近驗强記他若忘憂樹之丹棘
合歡贈以青棠猶以力微效淺未敢貢於尚方也至於
筋力小勩血氣異侯樂不疲而覺强足容重而嬿後固
無事於按蹻更靡假於鍼灸虋冬蔓茂經驗紫微日行
三百有過騫飛天精地骨枸杞還壯吠尨隱叢仙人作
杖交藤如斗山翁成瑞髮重鬒黑步逾便利伊仙靈毗
輔足昆神柳詩所歌不越盈旬穗象郗蟬性著逐馬丹

參曾試蕭炳非假以之湯液去患若風之吹雲醪醴取益若寒之回春凡臣所陳氣擇其平味簡其良品無迂僻用必經常屏金石之多悍捨蟲獸之微毒先嘗奚待乎九折奏御方迸乎百福煩悁渙釋動作輕安加由繹而思彌永循端末而記益全襟舒兮懷暢色澤兮體胖何必高居深念欝悒心顏乎主人曰古帝垂經以原其本良師立方以使之平能回氣化有裨生生止祛疾疢匪駐年齡食惟穀味滋以薑桂若服藥之過多反五藏

之為累況乎出産殊地採造愆期質同效異物是時非
試不獲應久愈失宜嘗探求者歷載猶影似而未真欲
綜覽以著書恐貽誤於後人思邈有違言養性先自慎
寧以憂畏為本勿惟藥用是信
於是有巖阿一老皓鬚樸貌擊壤行歌韜華閟耀稽首
山莊之門上獻芻蕘之言曰諸臣所論恐足以知主人
哉昔者唐虞三代之治也堯德曰欽君道之大虞廷交
吁動色儆戒夏后克艱其政乃乂成湯慄慄臨淵是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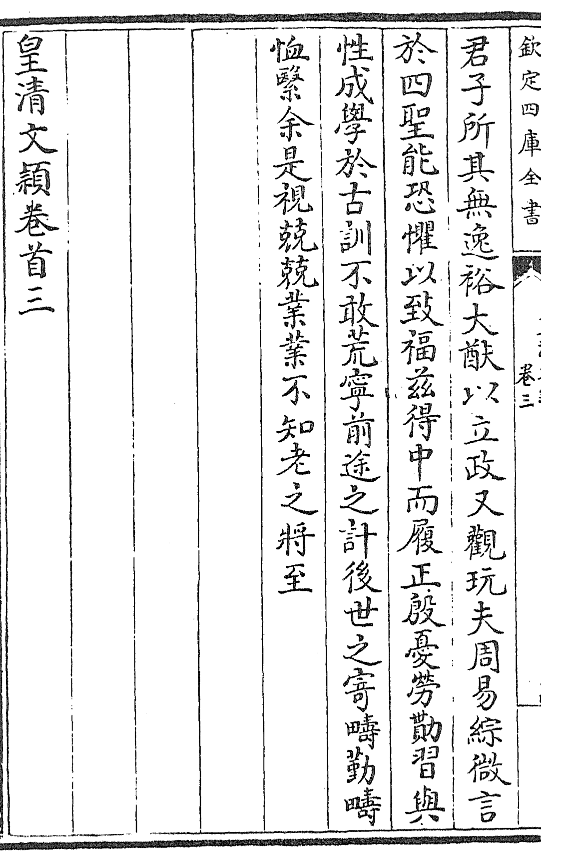
文王烝哉敬止不懈武受丹書戶牖銘誡謨誥雅頌歷古相傳於赫天命明徵聖言匪四海之為富將康濟夫黎元匪九重之為貴將仰荅夫蒼旻理庶官而無曠躬萬幾而必勤思艱鉅之負荷雖細微而靡捐不以天下為樂惟知為君之難令主人稽正學披往牒溯百世之緒繫億年之業撫幅員之廣博覩民物之繁稠日方中而恐悚雨未至而綢繆譬朽索之馭馬喻洪波之載舟覽青史以申鑒紆黃屋之深籌何一夫之可勝何一事

之不可憂乎乃若内外建官賢才是掛用牧閭閻用治軍賦廢耳目而任心豈英髦之可遇爰詢訪於羣僚曷由消夫黨附或顯名於卑秩逮位高而改度倘審察之未精將輕信而成誤又若蠲租賜食益下之經先時峙備稟庾宜盈本常平之良規參社倉之遺軌非綱紀之得人徒名存而實詭及臨事而設施貴周密於條理茍奉行之不臧竟何裨於井里法惟禁暴德在好生律令不用道化以貞自親民之守令已莫必其得情況受讞

於掜棘憑案牘之權衡罰詞雖薄而求當乃克慎乎祥刑每登中於歲杪占貫索之空澄若此者自非主人離照不遺乾綱獨運則何以肅官方解民愠作元命申清問百工允釐有條而不紊乎主人曰隐者之言美矣然終奚以釋吾懷耶對曰王者之道父乾母坤嚴恭寅畏罔間晨昏維天之怒風烈雷焞側身修行言省其愆維天之喜景星慶雲婉容愉色以承其歡視無形而若見聽無聲而如聞儼精禋於二郊通志氣於兩間命變化其

靡定福不可以倖干恒跼蹐而齋慄敢戲豫以自寛代
天治物綏御遐邇睠此蒼生實吾赤子彼鞠育之慈恩
固朔癢其一體崇責任於元后曾何分乎毛裏縱遥隔
於帝閽如號啼之在耳果誠心而求瘼斯致頌於樂只
宜乎舉膳踰昃求衣待旦苦身勞形耄期忘倦卜天行
之泰否審人情之萃渙善罔小而祥基惡罔大而旣孽
履虎尾以操心涉春冰而慮患笑與嚬其不假處閒燕
而齋莊恐潛移夫威福杜窺伺之在旁治與亂其倚伏

迨明盛而思防炳幾先以遠照用鞏固夫苞桑信盈虛之有數脩人事以為常箴艱貞以无咎豈宴安之可嘗感晚節之易改永垂警夫怠荒期初終以如一運不已之陽剛雖齒髮之就衰尚黽勉以自强縱精力之漸耗詎惕厲之可忘是則主人之憂勤也天高地下與之偕極日往月來周而無息舉天下之人莫可與分其責而又何術以自歡何時之能釋主人曰隱者之言實獲我心有志未逮我思益深夙披誦夫尚書攬帝王之金鏡



君子所其無逸裕大猷以立政又觀玩夫周易綜微言於四聖能恐懼以致福茲得中而履正殷憂勞勩習與性成學於古訓不敢荒寧前途之計後世之寄疇勤疇恤繫余是視兢兢業業不知老之將至

皇清文穎卷首三